

## 西德报纸评论《莫斯科在也门取胜》

说南也门政变是苏在争夺非洲之角的斗争中采取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本刊讯】西德《波恩评论报》六月二十八日发表鲁道夫·海茨勒写的评论，题为《莫斯科在也门取胜》，摘要如下：

在阿拉伯也门“人民共和国”所发生的政变，不光是一种粗暴的侵犯人权的行动，而且也是苏联在争夺非洲之角的势力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人们必须联系到苏联在索马里失去其实力地位来看这一事件。还是在初步尝试摆脱莫斯科控制的时候，忠于莫斯科的军人就动手了。如果南也门依靠沙特阿拉伯，那么莫斯科在南也门的两个海军基地自然就会丢掉。莫斯科不打算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亚丁湾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特别是作为石油运输的海上通道来看。

几周之前使一个亲苏集团上台的阿富汗政变，伊朗内政的动荡，越中之间的争执，凡此种种都应放在一起来看。莫斯科在非洲丢掉了自己的势力、影响和面子之后，它把它的活动重点进一步向东转移了。正如最近在两个也门的流血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莫斯科取得了成就。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彼得·兰克撰写的评论，题为《在泪水的大门口的主人》，摘要如下：

正当华盛顿为以色列和埃及提出了新的建议时候，苏联人通过一种流血和暴力的政策巩固其在“泪水的大门”口的实力地位，即在阿拉伯南部和东非之间海峡边上亚丁的实力地位。

正当再一次谨慎而又吝啬地试图在南北也门玩石油美元的把戏的时候，苏联人用强硬的态度作出了回答。苏联人让人把那些可能愿意接受西方一沙特阿拉伯“劝告”并可能危及他们在阿拉伯南部利益的势力干掉了。这是一篇帝国实力政策的教材。大型的亚丁机场由苏联人控制着。俄和南也门的飞行员从这里起飞去投入埃塞俄比亚的战斗。

权力至高无上的党的首脑伊斯梅尔，是苏联人在亚丁的代理人，他将按照莫斯科的旨意把所有那些打算跟沙特阿拉伯和解的人都干掉。

## 伊斯梅尔在最高人民委员会讲话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六月三十日电】南也门新的亲莫斯科实权人物说，在本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伤亡惨重，防止发生新的流血事件的唯一保证是加强他的民族解放阵线。

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伊斯梅尔在向立法机构作的报告中第一次谈到二十六日的激战详细经过。官方的亚丁电台发表了报告摘要。

电台引用伊斯梅尔在这个国家的最高人民

委员会的讲话说，“许多同志和兄弟——既有官兵、也有老百姓和政党组织的成员——在星期一的事件中倒了下去。”但是他没有拿出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和忠于鲁巴伊的部队之间的战斗中的确切伤亡数字。伊斯梅尔说，当务之急是避免进一步流血。这样做的“唯一办法”是加强民族解放阵线的作用。电台引用伊斯梅尔的话说，“唯一办法是加强我们的组织

## 北也门 调查暗杀加什米 发表调查报告

说这一谋杀罪行是亚丁当局精心策划和预谋的

【中东社萨那六月二十九日电】调查暗杀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加什米中校罪行委员会强调，这一罪行是亚丁当局精心策划和罪恶预谋的产物，对这个计划的执行是极为周密和史无前例地野蛮。该委员会指出，这种情况是没有先例的：一个国家竟然正式派遣一位特使去暗杀一位国家元首，而这位国家元首的罪过只不过是忠诚、坚信和俯首于他的人民、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精神。

该委员会在结束它为期四天的工作后，于今天向总统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卡里姆·阿尔希法官提交的报告中说，它向一些官员、军官、士兵和从亚丁来的也门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组人员进行了调查。

委员会在它的报告

中提到了一些与暗杀罪行有关的具体情况，其中包括它察看了现场和加什米总统办公室所遭到的完全破坏，同时也看到了这一罪行的残忍景象和亚丁来的特使的残肢。

报告说，委员会还察看了停在萨那机场上亚丁来的也门航空公司的飞机。

委员会还指出，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它请了一些外国的军事专家来察看现场，并就爆炸的性质和类型提出他们的看法。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说，星期五，即六月二十三日晚上八时一刻（萨那时间），亚丁总统府同故总统加什米中校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二十名被绑架去的也门人（指因反对加什米而逃入南也门的前北也门伞兵司令阿里姆及

其追随者——本刊注）将用一架星期六上午从亚丁起飞的专机送回，这架飞机预定抵达萨那机场的时间为八点三十分左右（萨那时间）。

还谈到，一名联络官职务的特使，携带一封重要信件和被绑架去的人的名单，将搭乘这一架飞机；由于事情极其重要，特使要求一到就为他提供方便，使他同也门共和国总统会晤。报告说，加什米责成总统私人代表阿卜杜拉·哈姆兰以及穆罕默德·哈利勒中校迎接被绑架的人，并责成阿里·沙提尔上尉迎接亚丁派来的联络官，立即把他送到加什米总统处。

亚丁特使带着一个有号码的外交皮包，一路上，他对这个皮包特别留意。在亚丁送他的是亚丁的内政部长办公

室主任。

萨那电台今晚广播的也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从亚丁来的联络官带着皮包进入了总统办公室，他进去后两分钟，听到办公室里发出骇人的爆炸声，军官和士兵们赶忙进去，发现房间里烟雾弥漫，四周在燃烧，同时，发现加什米中校倒在办公室家具的残骸中，奄奄一息。他立即被送往军医院，在那里他咽气了。

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它已证实，爆炸的起因是亚丁特使带的外交皮包中的一个爆炸力很强的塑料炸药包。

值得指出的是，调查暗杀也门总统加什米中校罪行委员会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司法部长阿里·萨曼法官（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内政部长穆赫辛·优素菲中校、总检察长伊斯梅尔·瓦齐尔和人民议会创建委员会委员阿密尔·阿卜杜拉·阿密尔。

## 美总统特使到萨那会见阿尔希

卡特写信表示将帮助也门实现持久安定

【中东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八日电】美国总统卡特把杀害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加什米中校的罪行说成是野蛮行动。

他说，所有有正确思维的人都同我一起，同美国人民一起谴责这种暗杀。

卡特总统宣布他除

去为也门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外，还将帮助也门实现持久的安定。

这些是在卡特总统给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阿尔希的一封信中提到的。

今天卡特总统的特使约瑟夫·特威纳姆先生向阿尔希递交了这封信。

闻界把亚丁的权力斗争看作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转折点。

这位部长在谈到星期一的战斗时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国内问题。”民族解放阵线指控已故主席的罪名之一是对“结束”同国外的“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合作”的要求“采取了反动的态度”。

外交官们说，这句话指的是所传鲁巴伊·阿里同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人的接触，也说明亚丁的对外政策可能向左转。

【法新社马德里六月二十八日电】法国总统德斯坦今天抵达这里进行四天正式访问，并将同西班牙领导人举行会谈。预料会谈将集中讨论西班牙进入共同市场的问题。

德斯坦在巴拉哈斯机场受到了卡洛斯国王和索菲娅王后的迎接。按照预定计划，两国元首将举行两次秘密会谈。

预料，德斯坦和卡洛斯国王还将讨论非洲问题——包括西（前西属）撒哈拉问题——和中东问题，并根据当前中国的外交动向讨论东西方关系问题。

【路透社马德里六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安东尼·温宁）法国总统德斯坦今天到达马德里，进行四天正式访问。此间认为这次访问对西班牙为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所作的努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德斯坦此行是自一九〇六年以来对西班牙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个法国总统。他在同西班牙报纸记者的两次谈话（今天发表了这两次谈话）中明确讲赞成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但是也公开讲了在西班牙可能成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之前存在的困难。

【路透社马德里六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安东尼·温宁）法国总统德斯坦今晚说，西班牙参加共同市场符合欧洲利益。

德斯坦在他对西班牙四天正式访问开始时发表的一篇讲话中特地消除人们对法国对待马德里申请参加共同体的态度的怀疑。

## 德斯坦抵西班牙进行四天访问 双方将讨论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非洲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

# 英报评论 《南斯拉夫人向莫斯科发出直截了当的仪息》

## 说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分歧从来没有这么大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六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贝尔格莱德的一篇评论，题为《南斯拉夫人向莫斯科发出直截了当的信息》，摘要如下：

自从赫鲁晓夫为恢复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而来到这里访问以后，南斯拉夫历次党代表大会不断发出的一个信息，就一直是重申南斯拉夫追求独立的决心。今年，苏联派出了据透露有可能成为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打听一旦铁托总统离开政治舞台，南斯拉夫可能去向何方。

对这个问题，这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的回答，代表大会重申，南斯拉夫将在对内对外事务方面继续奉行铁托主义和采取独立方针。

南斯拉夫这次发出这个信息，其直截了当是空前的，南斯拉夫意的和实际上的分歧，也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

这一点在现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

人们认为这是保证不让苏联借口共同的意识形态而声称有权进行干预。它在国内也是重要的，因为南斯拉夫人在即将开始给在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里的自治寻找一个新定义。

这次代表大会上批评了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政策和它对于其它共产党的政策（俄国仍然企求别的党承认它是普遍的榜样），这次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大胆。

南苏两党看来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了，这一点也正是南斯拉夫显然希望表明的。与此同时，他们小心翼翼地谈

论国内的未来，但显然也赞成爱德华·卡德尔的某些自由化主张。

这些形成了一些指导方针，南斯拉夫人将加以检验。

卡德尔是铁托主义的首要意识形态专家，他的主张，铁托总统不

### 西班牙向法购买四十八架海市蜃楼F-1型飞机

【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六月二十六日报道：

西班牙将向法国购买四十八架“海市蜃楼F-1型”飞机，这需要投资近四十亿法郎（约合八亿美元）。将于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之间交货。西班牙空军

一定全都点头了，但这毕竟表明了一种已经开始的趋势。

代表大会选举了二十四人组成的主席团，多兰茨任总书记。多兰茨将负责实行各种变革，同时保证党继续占统治地位。

部队已经拥有十五架这类飞机。

据《国家报》报道，这笔交易对西班牙航空工业有实际利益，西班牙航空工业已经获得了对零件生产参加百分之二十的工作，法国已答应促进向非洲和拉丁美洲销售西班牙飞机。

### 科报道迈基辛格和希思最近秘密访问伊朗

【法新社科特威特六月二十七日电】此间《政治报》今天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前英国首相希思应伊朗国王的邀请，在阿拉伯湾的政治方针。

这家报纸说，他们会谈的中心是——这一地区受到苏联的威胁，美国和西欧可能要向其在这一地区的盟国提供支持。伊朗国王宁愿同基辛格博士会谈，为后者对苏联立场“强硬”。该报说，王认为卡特总统太“软”了。

### 法二布伊将向法国购买四个核动力电厂

【德新社德黑兰六月二十五日电】法国外贸部长德尼奥在这里宣布，除了正在伊朗兴建的两个法国电厂之外，伊朗还将向法国再购买四个核动力电厂。

这四个新电厂每个各有一千二百兆瓦的发电能力。

《世界报》一条消息说，伊朗打算以向法国提供石油来支付这些核设施，在这项工程的费用谈妥之后，再谈判交货细节。

##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

## 《波兰人群集“自由”货币市场》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四月一日刊登哈尔·派珀发自华沙的一篇报道，标题为《波兰人群集“自由”货币市场》，摘要如下：

波兰人已把有贬值的“黑”这个字，从两相情愿的非官方货币买卖这一名称中抹掉了。他们目前正在尝试对付真正的货币，对一种非货币经济产生的影响。

波兰经济学家现在称这种买卖为“自由市场”，即在人行道上做交易。按官方兑换率，三十三兹罗提换一美元。但游客如在人行道上兑换，可换到比官方兑换率多三、四倍的兹罗提。

最近一位年轻的美国游客，到华沙旧城一家宗教工艺品商店去买东西，她口袋里只有美元。她就问谁能跟她换点钱。店里的老板回答：“可以，可以”，就把一迭兹罗提塞进她的手里。她买了一块有宗教色彩的饰板、几张明

星片，剩下的钱作零用钱，可用两天。当她离开华沙时，另一个留下的美国人按官价兑换了这位女游客剩下的兹罗提。这位女游客发现她在华沙度假只花了二美元的钱。

经济学家抱怨说，这种金融上的相互影响已毁掉了国家的货币。华沙一位记者说，“不再有什么兹罗提经济了。工资和物价混乱不堪。要知道一样东西值多少钱，那是办不到的。”

一件漂亮的羊皮大衣要价十五万兹罗提。这个数字在一个每月平均工资为四千三百兹罗提的国家里，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某处弄到一千美元，在“自由市场”上换成兹罗提，那么这件羊皮大衣突然变成了只

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而已。

成千上万波兰人通过海外亲友弄到了美元和其他硬通货。政府决定挖掘这笔财富，办法是允许波兰人把他们的钱存入银行，或在专门的硬通货商店里购货，而不问这种钱是什么地方弄来的。

老百姓的美元帮助政府支付了帐目，波兰欠西方国家的硬通货债务估计为一百二十亿美元。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国家的第二货币也产生了副作用。

《政治》周刊最近列述了对“双重货币”经济赞成和反对的两种意见。该刊说，美元商店为国库挣钱。这种商店出售波兰产品，这是一种“国内出口”形式，可帮助波兰工业平衡贸易帐目。它们还让

比较落后的消费居民面临到了西方的质量标准。它们还利用分散在老百姓手中的钱来为进口提供经费。废除这种商店就会使一个强有力的消费阶级产生不满。

该刊说，在另一方面，这种商店在意识形态上是令人窘困的，因为它们把共产党波兰分成了阶级——可弄到美元的阶级和弄不到美元的阶级。它们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西方是最好”的心理。它们使进口商要满足一个没有竞争性的国内市场，从而使进口商变得松弛无力。“自由”货币市场把游客的美元吸进了老百姓的口袋，而不是按官价吸进国库。

文章的结论使一些经济学家提高了警惕。结论说，硬通货商店使兹罗提“具有兑换性

【德新社汉堡六月二十六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目前正在对尼日利亚和赞比亚这两个英联邦国家进行五天访问，官方说访问的目的在于加强这些非洲国家的独立和自决概念。

但是，这次访问的心照不宣的目的是抵消在非洲的得到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共产党影响和共产党东德在非洲大陆的越来越多的卷入。

东德对非洲各社会党政府和马克思主义解放运动的援助几年前就开始了。它的援助不仅有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援助，而且还扩大到了军事援助。此外，东德的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还在积极地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加强其军队和游击队组织。东德共产党人已在这些国家按照东德方式建立了保安组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利比亚国家元首卡扎菲总统日前对东柏林的访问（也是今天开始）也明显地反映出东德同非洲的接触很密切。作为这次访问的开幕戏，东德政府强调了两国最近为加强它们现有的合作而谈判达成的几项条约和协议。尼日利亚和赞比亚仅仅是东德在那里按照精心制定的计划，设法建立自己的影响的几个非洲国家中的两个。东柏林的插手目标还有安哥拉、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坦桑尼亚和南也门。据西方报纸报道，在南也门（由于今天的军事政变而发生了动摇），大约有二千名东德顾问在进行活动。

邻近的索马里说，在欧加登冲突和在厄立特里亚战事中的埃塞俄比亚一方，由于从南也门空运了好几千名东德部队而得到了加强。

据了解，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这些中东和非洲游击队组织，也从东德得到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最近一次承认来自东德国防部长霍夫曼将军。他证实东德在向非洲各自由运动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他没有谈援助细节。

一点。但认识农民的波兰人则愿意出六十兹罗提买这样一磅牛肉。

汽车市场也被搞乱了。一辆新的菲亚特牌小汽车价值九万兹罗提，但由于供不应求，这辆车可以转售，售价为十二万兹罗提。因此，兹罗提实际上不值一个兹罗提。它只是一个算帐用的单位。它的意义要取决于外来因素。

一位西方专家说，“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使美元在自由市场上的兑换率降低到接近官价的地步，那么他们是会非常高兴的。”

为此，政府今年已调整了它的官方货币的几种兑汇率，并调整了硬通货商店里的物价和商品，希望减少美元的吸引力，缓和美元对兹罗提经济的影响。

波兰人和东欧的其他人在处理货币方面变得精明起来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消除它们之间的贸易和旅游障碍，软通货投机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

## 德新社评施密特出访尼日利亚和赞比亚

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抵消苏联和东德对非洲的渗透

【本刊讯】英国《卫报》六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争夺也门的斗争》，副题是《这个以亚丁为中心的、为保持其行动自由而斗争的小国正在被赶向俄国》，摘要如下：

自从英国军队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撤出南也门以来，那里的政权一直由民族解放阵线掌握。全部土地现在由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占有。工业、贸易和住房都由国家控制。

民族解放阵线已经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它的手里。党本身（大约有二万六千名党员）是政府的实际上的支柱，通过它的地方支部和它所控制的“群众组织”的成员进行统治。

南也门在实现这些改革方面应在多大程度上效法东欧，党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分歧。据信，总书记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赞成同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总统、四十四岁的萨勒姆·鲁巴伊·阿里虽然不反对同东方的联系，但一直设法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

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直是在武装部队内部，两万人的正规部队受党的严密控制，各级都派有政委。最高级军

## 英国《卫报》文章《争夺也门的斗争》 《这个为保持其行动自由而斗争的小国正在被赶向俄国》

官——国防部长阿里·安塔尔（他是另一位老游击队首脑）只是一位少校。曾在英国统治时期服役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但是对总统的新的忠诚已经加强了，同时武装部队由于由古巴教官训练的、直接由党控制的庞大的民兵的成长而得到了补充。

鉴于它在保守的、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半岛的角落上的暴露地位，穷困和没有石油的南也门一直受到沙特阿拉伯的巨大压力，要它放弃激进的做法。虽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沙特阿拉伯人象他们在索马里一样未能说服也门人把俄国人赶走以换取石油美元。南也门还由于下述两种做法而得罪了沙特阿拉伯人：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军政府，继续声称它效忠于邻国阿曼的游击队。另一个问题是

北也门的局势继续不稳，在那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和南也门革命政权的影响在过去十年内一直默默地竞争。去年十一月一位北也门总统被暗杀和他的继承者上周被暗杀，使得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伊斯梅尔所持的态度是，南也门革命政权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能够存在下去的唯一办法是，加强它同苏联的关系。众所周知，俄国人自从被赶出索马里以来已经在亚丁港获得了更大的军事设施（这是也门人以前不肯给的），据信报答是，南也门已经得到了米格1飞机和远程导弹来对付沙特阿拉伯的威胁。

然而，阿里总统在南也门非常得人心，在政府和党内的许多人对他的特别忠诚。因此，现在很难看出南也门新政府（很容易受到国外的

攻击）怎么能够指望在今后几个月里有一种和平的国内局势。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六月二十八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莫斯科对亚丁的控制》，摘要如下：

北也门和南也门的总统在几天之内相继死去，这表明出现了特别大的政治动乱。这反映了这一事实：这两个穷国处于紧张局势的中心，而这种紧张局势影响了东西方在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的冲突。

苏联在亚丁的据点（现在又得到了加强）将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

因为，在南也门和东埃塞俄比亚以及非洲其他国家之间只有一条很狭窄的曼德海峡。这个海峡控制着最后有可能通过苏伊士运河的石油路线出入口，也控制着进入以色列南部港口埃拉特港的入口。在东面，苏联现在已有了一个可靠的停泊港口，它可以从这个港口出发到印度洋和波斯湾入口巡逻。鲁巴伊·阿里被取代有效地为莫斯科提供了一条得到加强的纽带，使它能更好地把在非洲和中东南部地区的冲突联结起来。

## 美政府代表团结束对安哥拉的访问回国

唐纳德·亨利说双方会谈是“友好、坦率、深刻而长时间的”

【法新社罗安达六月二十六日电】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唐纳德·亨利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星期天（二十五日）晚离开罗安达回华盛顿，他是上星期三（二十一日）来安哥拉进行双边磋商的。亨利在安哥拉逗留期间同政府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的高级负责人，特别是同总理、政治局委员洛波·多纳西门托进行了十个多小时的讨论。亨利说会谈是“友好的，坦率的，深刻而长时间的”。

他在离开罗安达时对法新社说：“我认为不会立即发生什么事情。这有一个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进程。”

星期天晚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在一项停止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卡宾达被包领土解放阵线（卡宾

达的分裂主义者）的安哥拉各组织的命令强加于扎伊尔的问题时，亨利回答说：“我不知道美国是否会把任何东西强加于任何人。但我认为，我们的国务卿万斯在大西洋城所作的讲话

中已十分明确地谈了这一点：关于扎伊尔，必须全面地解决问题。如果扎伊尔要有一个稳定时期，就必须解决它同安哥拉的问题。”

美国的这位大使说：“这应当是一条双

## 金丸仪谈美国在日本有事时的支援计划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六日晚刊登该报记者西岛发自檀香山的信息，标题为《金丸信防卫厅长官（自美国）启程回国，美国提示了日本一旦有事时的支援计划》，摘要如下：

防卫厅长官金丸信在结束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的访问之后，二十三日午六点，为了同美国太平洋方面军事首脑交换意见来到了夏威夷，在当地应《读卖新闻》社的采访，就同美国国防部长

布朗等美国首脑的会谈内容以及这次访问各地的成果等表明了见解。

其中，金丸长官强调“美国没有离开亚洲的意思”，作为对这一点的证明，他透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霍洛韦首次提示了“一旦日本有事时美军前来支援的计划”。

据说计划的内容是极其机密的，金丸长官对此也拒绝加以详细说明，但他说：“美国要改善以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上能够前来日本进

年援助总额的两倍，同时也是一九六一年苏联人开始支持古巴经济以来最大的一笔。今年的援助主要是以下列两种方式提供的：俄国人以折扣的价格向古巴提供石油产品，同时以比时价高出很多的价格购买数百万吨古巴糖。美国认为，增加援助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犒赏古巴在非洲的亲苏卷入。

美国外交人士说

苏今年给古巴的援助将达二十三亿美元

行线的路。在安哥拉必须有一些阻止人们去扎伊尔的条件，而在扎伊尔也必须有一些阻止人们进入安哥拉的条件。我希望，今天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希望人们为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作出努力。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对各方都有利。”

法新社

柬驻华大使谈所传越军最近侵入柬问题

河内电台否认越军大规模侵入柬消息

【法新社北京六月二十八日电】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今天说，对于华盛顿的美国情报部门人士所说目前越南正在柬埔寨发动新的入侵之事他一无所知。

在华盛顿的军事观察家们今天说，在这次越南的进攻中，边界两侧调动了大约七万兵员，并得到坦克和战斗机的支持。他们说，这次入侵是约在两周前发动的，并说越南人打入柬埔寨领土大约六十公里。

但是当法新社记者今天就上述消息提出问题，毕姜说他不知道有这种进犯，又说，“这不是确凿的。”

六月二十日，这位大使就柬越边界争端在这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越南的一些师仍然部署在柬埔寨边界沿线，继续进行“侵犯、袭击和炮轰”。

【法新社香港六月二十九日电】河内电台今晚正式否认外国记者所传有七八万越南军队从边界侵入柬埔寨境内达六十公里的消息。

这家电台说，由一些外国通讯社和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外国电台报道的上述消息，“纯属捏造，是毫无根据的”。

【法新社东京六月二十九日电】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一位高级官员说外务省尚未证实越南大规模进攻柬埔寨的消息，但是外务省将密切注意这个形势。

这家报纸还报道说，越南驻曼谷使馆已经证实了关于有六万到八万越南军人在柬埔寨境内展开行动的消息。

法新社

《越南前驻联合国大使被暗杀》

【本刊讯】法国《巴黎日报》六月二十七日以《越南：前驻联合国大使被暗杀》为题刊登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前驻联合国的越南大使丁伯诗于六月十七日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暗杀了，这是美国《新闻周刊》这星期透露的。该周刊引消息灵通人士的消息说，这位外交官是两个星期前，在国家南部，“多半是被反共的游击队员”暗杀的。丁伯诗是在发现一个在美国的越南间谍网之后应美国的要求而于今年二月被召回河内的。越南驻联合国使团已证实了前大使之死，但解释说，他是在一次车祸中死亡的。

## 科报报边五百名古巴士兵到达亚丁

【法新社科威特六月二十八日电】科威特《新闻报》今天报道，在最近四十八小时中，五百名古巴士兵从埃塞俄比亚到达亚丁，帮助也门新政权巩固它的统治。

《新闻报》说，这些增援部队的迅速到达，加上已经在当地的六千名苏联和东德的专家和士兵，表明莫斯科

十分重视南也门的形势并决心支持亲苏派。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六月十九日一期报道：

美国的一些外交人士说，莫斯科在一九七八年向哈瓦那提供的援助总共将达二十三亿美元，几乎等于一九七七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二日发表一篇由赫伯特·克伦普写的通讯，题为《在冶金大街上鸡在火车头下面咯咯叫》。《德国人在中国最大的建设工地上工作》，十月份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投产》，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中国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企业位于扬子江畔。中国人正同日本人和德国人一道在武汉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它每年将产钢二百五十万吨。赫伯特·克伦普亲身经历了这个庞大建设工地的形成。两年前，由于“四人帮”的活动，这个建设工地停工，工人受到谴责的时候，他到过那里。现在他再次采访了这个“冶金大街旁”的建设工地。）

铁锈色的滚滚烟尘消散得十分缓慢。一团团浓烟从烟囱冒出，打着转，被风吹折，随风扩散。这是一幅工业时代初期的幻术般的图景。工厂的火车头拖着两节木制煤水车厢在扑哧扑哧地吐着气。路旁堆满黑乎乎的垃圾，还有一些细小杂乱的树木：叶绿素在战斗着。这其间还有猪圈、鸡窝，鸡在咯咯叫，猪在哼哼。所有对生活来说是重要的东西都要放在工厂就近。在这两个钢铁联合企业中有八万多职工，在武汉这个城市里生活着四百万人。

一切都要经过这条坑坑洼洼的无尽头的“冶金大街”。在大街的尽头就是旧中国的钢厂，好战的日本人和盟友俄国人建造的厂，和气的德国人及日本人正在建造的新厂。德国人和日本人住在一家饭店里，离工厂区十二公里远。这坐用栅栏围起来的现代化建筑物不光是一个住所，而且还是一个幽禁区，是一个折磨神经的堡垒，并且还是一个折磨强神经的堡垒。陌生的环境和令人头痛的缓慢的工程进度，所有这些都在折磨着这些神经。

施勒曼—西玛格和德马格公司为在武汉兴建连续铸锭装置和冷轧厂提供了七亿马克。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三个核心部分，热轧机，由日本人建造。但在工厂开动之前，中国人已经由于停工而消耗掉了五亿四千万马克。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动荡使这家工厂的竣工推迟了五百四十天，即一年半的时间。每一天就要损失一百万马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六月二十四日刊登共同社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为《〈人民日报〉号召进行厨房革命》，全文如下：

如果八亿人每次吃饭的时间缩短十分钟，那么一天就可以多出一千六百万个劳动力。中国的生活费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六用于膳食费。吃饭问题是天下大事，为了四个现代化必须进一步研究伙食合理化。

《人民日报》最近刊登的宣传伙食合理化的报道措施，并使之早日实现。

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吃饭是活着的证据。讲究吃喝成了创造出世界上味道最美的中国菜的动力。正因为如此，饮食的习惯决不轻易改变，对于日本发达的方便食品，一般中国人的反应是：“那种东西味道不会好吃。那种东西称不上是菜”。

但是，如果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得不深入研究厨房的改革问题，四个现代化势必会波及到说“主食要由面包代替馒头”、“提倡吃方便面条”，又提倡研究“方便的菜和汤”、“真空密封包装菜及其原料和半成品”等。

同时，《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一系列报道时第一次加了编者按，号召说：“这些报道值得一读。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大革命，它将为思想、文化、教育、生活习惯、道德风尚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要高度重视吃饭方面的改革。希望有关部门积极地帮助这个改革，采取有效办法方便市民的伙食。似乎可以说《人民日报》的宣传运动正是表明了一场大革命的前奏。”

西德《世界报》通讯

## 《德国人在中国最大建设工地上工作》

新的纪律还不足以大治。一年之前我在武汉就看到了大治意味着什么。建设工地看起来就象一场激烈的炮战之后的战场一角。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废铁和从德国运来的十八般灵敏感器的部件，钢管和大堆大堆的碎木头。电子仪器泡在冷轧厂地下室的水里。未经加固的工业用路使任何沉重的运输都变成了上坡和下坡。工人们乘敞篷载重汽车，根据天气情况，有时是冒着飞扬的尘土，有时是通过泥泞不堪的地面。当他们到达工地的时候，就不得不睡觉了。

就是今天到上午十一点时候工人们也还都在钢板上或车床上酣睡。上班两个小时之后，就有人敲着碗筷去吃饭，没有一个人每天干五个钟头以上的活。同当年相比情况并没有好多少，当时工作下降到百分之十，对抗和骚动迫使干部们不得不用铁丝网把最重要的工程部分围起来。

铁丝网今天还在，一部分被踩倒了，一部分被扯开了。新的纪律不足以大治。但现在看不到有那么多挑衅性的打扑克和下象棋的人了。在冶金大街上，那些拉着脖子上挂着牌子、由好战的卫兵看守的受批判的人到处游斗的载重汽车队不见了。武汉一直就是一个好战的、革命的城市，它是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汉朝时代的中国城市。而刚好在这样一个工业上雄心勃勃的武汉，在这个世界最现代化之一的钢铁联合企业里，如下问题得到了新的养分：中国将会从农业国跳跃到工业国吗？

从下面三个具体的方面可以看出存在这个问题：

（一）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历史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中国人当时请求提供六亿马克的贷款。在文化革命爆发之后，谈判就中断了。到一九七三年才重开谈判。这个时候中国人就不再想要贷款了。一九七四年签署协定时，出现了第一次骚动。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过激派抗议对外的任何依赖。他们打算永远是革命的和农家式的。

靠自己的力量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一幻想，无疑表明了对技术的一窍不通。同“四人帮”的斗争在武汉有了一个活靶子。有整整一年停工停产。按照协定和计划，工厂应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份竣工。现在人们可以说，如果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份轮子能够转起来，那就算是幸运了。但正如中国的所有预言一样，这种预言也是相对的。

（二）作为任何工业效率结构原则的不同等性是中国争论的核心问题。

按收入等级来看，年轻工人现在是月薪四十元，师傅一百一十元，技术员一百五十元，公司党委第一书记二百七十元，总工程师三百元。同公社的收入相比，上述这种差别给人的印象是按能力确定的。引人注目的是，最高的专家，即总工程师的收入要比最高政治负责人的还多：这是件新鲜事。德国的专家们认为，实行物质刺激的办法可能会使一直激烈的情绪沸腾起来。但是

## 美刊文章《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前景》

【本刊讯】美国《化学周报》五月三日刊载一篇题为《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前景》的文章，转载如下：

道化学公司太平洋分公司负责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经理施鲁姆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化学工业已有相当可观的发展，但是这一部门得到的投资仍然是最少的。施鲁姆在上月参加第四十三届广州交易会时发表了以上意见。他

说，中国把开发石油储藏摆在首位，主要是为了换取硬通货，接下来是钢铁、发电、铁路、港口和公路。

施鲁姆说：“短期内，中国人不会出口化学品，但是长期内，中国人将使化学品充满亚洲市场，并将在二〇〇〇年或二〇二五年与日本打一场经济大战。中国人现在离达到自给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然而，道公司的这

核心仍然是低工资。这有它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不致产生对特殊阶层的不满情绪并使这种情绪政治化，而且还能够避免通货膨胀。武汉这一工厂投产后所用的职工人数同西方类似的企业相比，将是后者的二到三倍。连续铸锭装置在武汉将用五百三十名工人，而在德国只有这一人数的一半。

不认真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取消武汉钢铁公司的革命委员会，代之以一个照章办事的指挥机构，这是第一个希望的迹象。另一方面，在细小问题上的共同发言权是属于从农民革命中沿袭下来的“权利”。就是在业务问题上，工程师也常常不能在工人中贯彻自己的意见。他把这些问题拿去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或者闭起眼睛根本不管，还是心有余悸，怕负责任。

武汉钢铁公司的尖端技术需要有一大批熟练工人队伍和保证有效的供应。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令人怀疑的状况。诸如工作场所的清洁、食宿等简单问题，不同于去年，算是得到了回答。中国人拥有杰出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操纵电子计算机的人员在德国培训了十六个月。但在吃饭的时候，程序编制人员和技术员却端着饭碗。在打开着的电子计算机跟前转。

这个七十万平方米的工厂，八百米长三百米宽的大厂房——有三十个足球场那样大——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王国。不符合操作规程的作法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德国专家们提请注意的正是训练的不平衡性。在全面试验的时候，电力就不够。新的发电厂正在建设之中。

党组织虽然把高级技术人员的体力劳动由原来的好几周时间一下子压缩到每周八个小时，政治学习的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如果谁要是乱停放一辆载重汽车给弄坏了，那么也不严肃地去追究责任。如果很好地保养并有一条很好的公路的话，那么在整个工厂建设期间的物质费用就可以省下百分之三十。但根本不向工人讲成本核算的问题。工人使用物资，但很不愿意保持整齐，而且很喜欢在没有安全保险的情况下在高高的架子上搞平衡。

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看法是，外国专家只管兴建，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由中国人来做，这种看法也影响着同德国人的关系。今天这种关系是友好的，在中国已经说是“友谊”。但语言上的障碍和心理上的差别，使相互理解的桥梁只是很窄而又摇摇晃晃。中国人对我们的教育方法缺乏起码的了解。

搞搞体育锻炼可以算是缓和一下紧张生活的活动。由十八家公司组成的财团为建筑一座薄膜充气体育馆（内有一个网球场和足球场）和九柱戏场花了十万多马克。还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篮球场。在星期天这个唯一不上班的日子里，人们可以离开用中国的简陋家具装备起来的一间到三间一套的住房到扬子江畔去逛逛。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多么大和多么具有农村风味。

虫剂，但是他们不买除草剂，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劳力拔草。

施鲁姆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技术，长期内中国将不得不购买技术，其中包括整套工艺装置和整套设计。过去妨碍这项工作进展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在思想意识上反对向外国集团贷款。中国人认为，为期五年的延期付款的支付方法不是贷款。延期付款的期限最近已延长到七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十年。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二日发表一篇由赫伯特·克伦普写的通讯，题为《在冶金大街上鸡在火车头下面咯咯叫》。《德国人在中国最大的建设工地上工作》，十月份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投产》，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中国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企业位于扬子江畔。中国人正同日本人和德国人一道在武汉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它每年将产钢二百五十万吨。赫伯特·克伦普亲身经历了这个庞大建设工地的形成。两年前，由于“四人帮”的活动，这个建设工地停工，工人受到谴责的时候，他到过那里。现在他再次采访了这个“冶金大街旁”的建设工地。）

铁锈色的滚滚烟尘消散得十分缓慢。一团团浓烟从烟囱冒出，打着转，被风吹折，随风扩散。这是一幅工业时代初期的幻术般的图景。工厂的火车头拖着两节木制煤水车厢在扑哧扑哧地吐着气。路旁堆满黑乎乎的垃圾，还有一些细小杂乱的树木：叶绿素在战斗着。这其间还有猪圈、鸡窝，鸡在咯咯叫，猪在哼哼。所有对生活来说是重要的东西都要放在工厂就近。在这两个钢铁联合企业中有八万多职工，在武汉这个城市里生活着四百万人。

一切都要经过这条坑坑洼洼的无尽头的“冶金大街”。在大街的尽头就是旧中国的钢厂，好战的日本人和盟友俄国人建造的厂，和气的德国人及日本人正在建造的新厂。德国人和日本人住在一家饭店里，离工厂区十二公里远。这坐用栅栏围起来的现代化建筑物不光是一个住所，而且还是一个幽禁区，是一个折磨神经的堡垒，并且还是一个折磨强神经的堡垒。陌生的环境和令人头痛的缓慢的工程进度，所有这些都在折磨着这些神经。

施勒曼—西玛格和德马格公司为在武汉兴建连续铸锭装置和冷轧厂提供了七亿马克。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三个核心部分，热轧机，由日本人建造。但在工厂开动之前，中国人已经由于停工而消耗掉了五亿四千万马克。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动荡使这家工厂的竣工推迟了五百四十天，即一年半的时间。每一天就要损失一百万马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六月二十四日刊登共同社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为《〈人民日报〉号召进行厨房革命》，全文如下：

如果八亿人每次吃饭的时间缩短十分钟，那么一天就可以多出一千六百万个劳动力。中国的生活费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六用于膳食费。吃饭问题是天下大事，为了四个现代化必须进一步研究伙食合理化。

《人民日报》最近刊登的宣传伙食合理化的报道措施，并使之早日实现。

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吃饭是活着的证据。讲究吃喝成了创造出世界上味道最美的中国菜的动力。正因为如此，饮食的习惯决不轻易改变，对于日本发达的方便食品，一般中国人的反应是：“那种东西味道不会好吃。那种东西称不上是菜”。

但是，如果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得不深入研究厨房的改革问题，四个现代化势必会波及到说“主食要由面包代替馒头”、“提倡吃方便面条”，又提倡研究“方便的菜和汤”、“真空密封包装菜及其原料和半成品”等。

同时，《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一系列报道时第一次加了编者按，号召说：“这些报道值得一读。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大革命，它将为思想、文化、教育、生活习惯、道德风尚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要高度重视吃饭方面的改革。希望有关部门积极地帮助这个改革，采取有效办法方便市民的伙食。似乎可以说《人民日报》的宣传运动正是表明了一场大革命的前奏。”

西德《世界报》通讯

## 《德国人在中国最大建设工地上工作》

新的纪律还不足以大治。一年之前我在武汉就看到了大治意味着什么。建设工地看起来就象一场激烈的炮战之后的战场一角。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废铁和从德国运来的十八般灵敏机器的部件，钢管和大堆大堆的碎木头。电子仪器泡在冷轧厂地下室的水里。未经加固的工业用路使任何沉重的运输都变成了上坡和下坡。工人们乘敞篷载重汽车，根据天气情况，有时是冒着飞扬的尘土，有时是通过泥泞不堪的地面。当他们到达工地的时候，就不得不睡觉了。

就是今天到上午十一点时候工人们也还都在钢板上或车床上酣睡。上班两个小时之后，就有人敲着碗筷去吃饭，没有一个人每天干五个钟头以上的活。同当年相比情况并没有好多少，当时工作下降到百分之十，对抗和骚动迫使干部们不得不用铁丝网把最重要的工程部分围起来。

铁丝网今天还在，一部分被踩倒了，一部分被扯开了。新的纪律不足以大治。但现在看不到有那么多挑衅性的打扑克和下象棋的人了。在冶金大街上，那些拉着脖子上挂着牌子、由好战的卫兵看守的受批判的人到处游斗的载重汽车队不见了。武汉一直就是一个好战的、革命的城市，它是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汉朝时代的中国城市。而刚好在这样一个工业上雄心勃勃的武汉，在这个世界最现代化之一的钢铁联合企业里，如下问题得到了新的养分：中国将会从农业国跳跃到工业国吗？

从下面三个具体的方面可以看出存在这个问题：

（一）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历史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中国人当时请求提供六亿马克的贷款。在文化革命爆发之后，谈判就中断了。到一九七三年才重开谈判。这个时候中国人就不再想要贷款了。一九七四年签署协定时，出现了第一次骚动。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过激派抗议对外的任何依赖。他们打算永远是革命的和农家式的。

靠自己的力量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一幻想，无疑表明了对技术的一窍不通。同“四人帮”的斗争在武汉有了一个活靶子。有整整一年停工停产。按照协定和计划，工厂应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份竣工。现在人们可以说，如果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份轮子能够转起来，那就算是幸运了。但正如中国的所有预言一样，这种预言也是相对的。

（二）作为任何工业效率结构原则的不同等性是中国争论的核心问题。

按收入等级来看，年轻工人现在是月薪四十元，师傅一百一十元，技术员一百五十元，公司党委第一书记二百七十元，总工程师三百元。同公社的收入相比，上述这种差别给人的印象是按能力确定的。引人注目的是，最高的专家，即总工程师的收入要比最高政治负责人的还多：这是件新鲜事。德国的专家们认为，实行物质刺激的办法可能会使一直激烈的情绪沸腾起来。但是

## 美刊文章《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前景》

【本刊讯】美国《化学周报》五月三日刊载一篇题为《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前景》的文章，转载如下：

道化学公司太平洋分公司负责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经理施鲁姆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化学工业已有相当可观的发展，但是这一部门得到的投资仍然是最少的。施鲁姆在上月参加第四十三届广州交易会时发表了以上意见。他

说，中国把开发石油储藏摆在首位，主要是为了换取硬通货，接下来是钢铁、发电、铁路、港口和公路。

施鲁姆说：“短期内，中国人不会出口化学品，但是长期内，中国人将使化学品充满亚洲市场，并将在二〇〇〇年或二〇二五年与日本打一场经济大战。中国人现在离达到自给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然而，道公司的这

核心仍然是低工资。这有它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不致产生对特殊阶层的不满情绪并使这种情绪政治化，而且还能够避免通货膨胀。武汉这一工厂投产后所用的职工人数同西方类似的企业相比，将是后者的二到三倍。连续铸锭装置在武汉将用五百三十名工人，而在德国只有这一人数的一半。

不认真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取消武汉钢铁公司的革命委员会，代之以一个照章办事的指挥机构，这是第一个希望的迹象。另一方面，在细小问题上的共同发言权是属于从农民革命中沿袭下来的“权利”。就是在业务问题上，工程师也常常不能在工人中贯彻自己的意见。他把这些问题拿去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或者闭起眼睛根本不管，还是心有余悸，怕负责任。

武汉钢铁公司的尖端技术需要有一大批熟练工人队伍和保证有效的供应。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令人怀疑的状况。诸如工作场所的清洁、食宿等简单问题，不同于去年，算是得到了回答。中国人拥有杰出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操纵电子计算机的人员在德国培训了十六个月。但在吃饭的时候，程序编制人员和技术员却端着饭碗。在打开着的电子计算机跟前转。

这个七十万平方米的工厂，八百米长三百米宽的大厂房——有三十个足球场那样大——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王国。不符合操作规程的作法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德国专家们提请注意的正是训练的不平衡性。在全面试验的时候，电力就不够。新的发电厂正在建设之中。

党组织虽然把高级技术人员的体力劳动由原来的好几周时间一下子压缩到每周八个小时，政治学习的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如果谁要是乱停放一辆载重汽车给弄坏了，那么也不严肃地去追究责任。如果很好地保养并有一条很好的公路的话，那么在整个工厂建设期间的物质费用就可以省下百分之三十。但根本不向工人讲成本核算的问题。工人使用物资，但很不愿意保持整齐，而且很喜欢在没有安全保险的情况下在高高的架子上搞平衡。

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看法是，外国专家只管兴建，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由中国人来做，这种看法也影响着同德国人的关系。今天这种关系是友好的，在中国已经说是“友谊”。但语言上的障碍和心理上的差别，使相互理解的桥梁只是很窄而又摇摇晃晃。中国人对我们的教育方法缺乏起码的了解。

搞搞体育锻炼可以算是缓和一下紧张生活的活动。由十八家公司组成的财团为建筑一座薄膜充气体育馆（内有一个网球场和足球场）和九柱戏场花了十万多马克。还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篮球场。在星期天这个唯一不上班的日子里，人们可以离开用中国的简陋家具装备起来的一间到三间一套的住房到扬子江畔去逛逛。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多么大和多么具有农村风味。

虫剂，但是他们不买除草剂，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劳力拔草。

施鲁姆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技术，长期内中国将不得不购买技术，其中包括整套工艺装置和整套设计。过去妨碍这项工作进展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在思想意识上反对向外国集团贷款。中国人认为，为期五年的延期付款的支付方法不是贷款。延期付款的期限最近已延长到七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十年。